

Die Vermessung 测量世界 der weit

Daniel Kehimann

[德] 丹尼尔·克尔曼 著 朱刘华 译

- 一种用事实和虚构精心设计的游戏。
- 一部具有精彩人生哲学的冒险小说。
- 横空出世，包罗万象，思想丰富。
- 以幽默及调侃的笔调阐释了德国以及人类的智慧和精神。



上海三联书店

Roman

rowoh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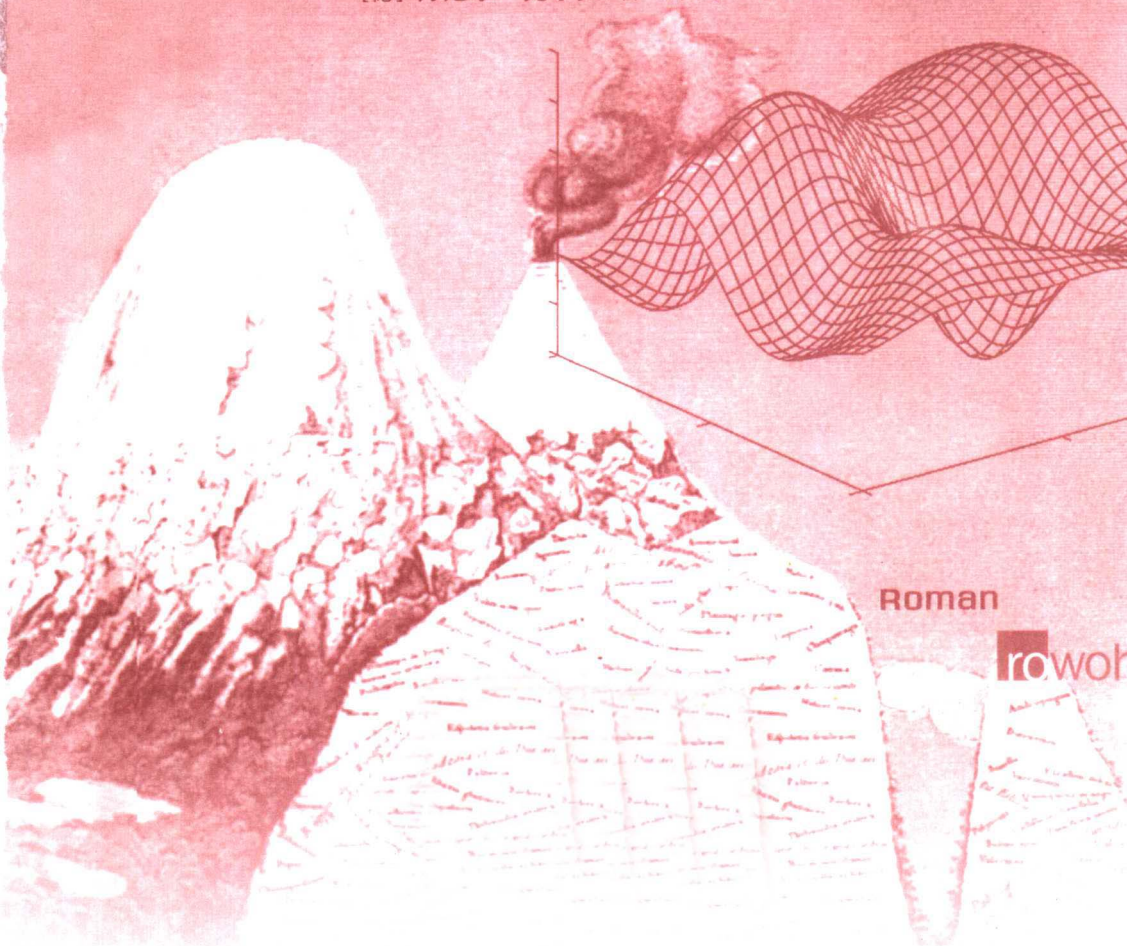
Die Vermessung

Daniei Kehimann

测量世界

der weit

[德] 丹尼尔·克尔曼 著 朱刘华 译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测量世界 / (德) 克尔曼 著; 朱刘华 译. —上海:
上海三联书店, 2006. 7
ISBN 7-5426-2350-8

I. 测… II. ①克…②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
—现代 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9164 号

测量世界

著 者/[德] 丹尼尔·克尔曼

责任编辑/戴 俊

装帧设计/范峤青

责任制作/林信忠

责任校对/张大伟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235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: sanlianc@online.sh.cn

印 刷/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640×960 1/16

字 数/160 千字

印 张/15.5

ISBN7-5426-2350-8

I·286 定价 24.00 元

目 录

旅行	1
海洋	10
教师	37
洞窟	50
数字	60
河流	75
星辰	110
山脉	126
花园	141
首都	152
儿子	168
父亲	177
太空	184
鬼神	198
草原	208
树木	232
译后记	朱刘华 238

旅 行

1828年9月,这位国内最伟大的数学家多年来首次离开家乡,赴柏林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。他本人当然不想去,拒绝了好几个月,但亚历山大·封·洪堡态度坚决,最后他一时心软,答应了,可内心里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。

高斯还躲在被窝里。当妻子明娜来叫他起床,说马车已备好、路程遥远时,他抱紧枕头,闭起眼睛,想让她离开。当他重新睁开眼,看到明娜还站在那里时,他讲她烦人,愚蠢,是他将来的灾星。由于这也没用,他只能掀开被子起床。

他勉强洗漱了一下,怒冲冲地走下台阶。他的儿子欧根已经收拾好旅行包等在客厅里。高斯一见他就怒火中烧:他抡拳跺脚,砸碎了窗台上的一只罐儿。欧根和明娜分别将手搭在他的两肩上,保证他会得到好好的照顾,事情会像噩梦一样迅速结束,他很快又会回家来。但这样也无法让他安静下来。直到他的老母亲被喧哗吵醒、走出房间、捏住他的脸颊、问她从前的乖儿子哪儿去了时,他才平静下来。他冷淡地告别明娜和他的女儿,失神地摸摸小儿子的头,然后让人扶上马车。

旅程难熬。他骂欧根是个没用的东西,拿走他的有

节手杖，使劲捅他的脚。他蹙额望了会儿窗外，然后问欧根：他的姐姐到底啥时候嫁人，为什么没人娶她，问题在哪里？

欧根向后抹一抹长发，双手捏着红帽子，不想回答。

讲啊，高斯说道。

老实说，欧根说道，姐姐不漂亮。

高斯点点头，他觉得这答案可信。他向欧根索要一本书。

欧根将自己刚打开的那本书递给他：弗里德利希·雅恩^①的《德国体操艺术》。这是欧根最喜欢的图书之一。

高斯读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，抱怨马车的新式皮弹簧，说它让人比从前更难受。他声称有一种机器很快就会发明出来，以出膛子弹的速度将人们从一座城市运往另一座城市。到时候从哥廷根到柏林半小时就够了。

欧根怀疑地摇摇头。

某人在某个时间出生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都无法逃脱，高斯说道，这是多么奇怪和不公啊！这真是可怜的生存偶然性的一个好例子。命运让人在过去面前具有一种不恰当的优势，同时又让人成为未来的小丑。

欧根困倦地点头。

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或在奥里诺托河畔，高斯说道，就连他这样的人的智商都将一事无成。相反，两百年

^① 生于1778年，卒于1852年，德国教育家和政治家，德国体操运动之父，学生社团的先驱者，1848年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。

后，每个傻瓜都会取笑他，杜撰出有关他的无稽之谈来。他沉思着，又说了一回欧根是个没用的东西，埋头看书来。在他阅读时，欧根使劲望着窗外，掩饰他因受辱和愤怒而扭歪了的脸。

《德国体操艺术》介绍的是体操设施。作者详细介绍了他设计的可供人们在上面翻爬的器材。他将一种取名鞍马，另一种取名平衡木，还有一个取名山羊。

这家伙疯了，高斯说道，打开窗户，将书扔了出去。

欧根忙叫那是他的书。

是疯了，高斯说道，合上眼睛睡着了。直到傍晚在边境上换马都没有醒过来。

当换去旧马、套上新马后，他们坐在一家饭馆里吃土豆汤。店里除了他们只有一位客人，一个胡子很长、眼窝深陷的瘦子从邻桌悄悄打量着他们。高斯梦到了体操器材，他恼怒地说：身躯可能是所有沮丧的源泉，像他这种人的精神被关在一个孱弱的身躯里，而欧根这样的庸人却几乎从不生病，他一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典型的恶意幽默。

欧根说他小时候患过严重的天花。他险些就活不下来。这里还能看到伤疤！

对啊，高斯说道，他将这事忘了。他指指窗外的驿马说：富人旅行花的时间是穷人的双倍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嘲讽。谁使用驿站的马匹，可以每到一站就更换。谁使用自己的马，就得等它们体力恢复过来。

欧根问那又怎么样。

当然，高斯说道，一个不习惯思考的人会觉得这是

理所当然的。就像年轻人带手杖而老年人不带一样。

大学生带有节手杖，欧根说道，一直就是这样的，这种风气还将保留下去。

有可能，高斯微笑着说道。

他们默默地喝汤，直到边防站宪兵走进来，要求他们出示护照。欧根递给宪兵他的通行证件：宫廷证书，证明他虽然是名大学生，但没有危险，可以陪父亲进入普鲁士。宪兵怀疑地打量他，查看护照，点点头，转向高斯。他啥都没有。

连护照都没有？宪兵意外地问道，没有证明，没有印戳，啥都没有？

高斯说他从没有需要过这种东西。他最后一次跨越汉诺威边境是在二十年前，当时他未曾碰上过麻烦。

欧根想解释他们是谁、去哪里、又是谁要他们去的。宪兵不想听，他只要看护照。欧根说，自然科学家大会是由国王主持召开的。身为大会贵宾，某种程度上邀请他父亲的是国王。

宪兵索要护照。

他可能有所不知，欧根说道，他父亲名闻遐迩，备受尊敬，是所有学会的成员，年轻时就被称作数学王子。

高斯点点头。据说拿破仑就是因为他而放弃了炮轰哥廷根的。

欧根脸色发白。

拿破仑，宪兵重复道。

正是，高斯说道。

宪兵提高了一点嗓门继续索要护照。

高斯头趴在胳膊上，一动不动。欧根捅捅他，但没有用。高斯嘀咕说他无所谓，他想回家，他根本无所谓。

宪兵尴尬地拉拉自己的帽子。

这时坐在邻桌的那人出面干涉了。这一切终会结束！德国将变得自由，良民们将自由生活和旅行，身体和精神健康，不再需要证件。

宪兵怀疑地要他出示证件。

他指的正是这个证件，那人叫道，手伸进口袋里掏摸。突然，他跳起身来，撞翻椅子，冲了出去。宪兵盯着敞开的门愣怔了一阵，才醒悟过来，拔脚追出去。

高斯慢慢抬起头来。欧根建议立即赶路。高斯点点头，默默地喝完汤。宪兵的小屋空着，两位警察追赶那位胡子去了。欧根和马车夫合力搬开拦在边境道上的横木，然后他们驶上了普鲁士的国土。

高斯这下高兴了，几乎是兴高采烈。他谈微分几何学。他说几乎无法预料通向弯曲空间的道路还会通向哪里。他本人不久前才粗浅地弄懂了，欧根应该为自己的平庸高兴。有时候真让人害怕和胆怯。然后他讲他年轻时的辛酸。他父亲严厉、冷酷，对这一点欧根应该感到幸运。他学会讲话前就开始计算了。有一回父亲在点月薪时点错了，于是他在一旁哭了起来。父亲纠正错误后，他顿时就不哭了。

欧根假装深受感动的样子，虽然他知道这故事不是真的，是他哥哥约瑟夫杜撰并传播开来的。父亲一定是听得太频繁了，如今连他自己也开始信以为真了。

高斯讲起偶然——他认为偶然是所有知识的敌人。

从近处看，能看到每件事背后无穷的因果奥妙。如果退得足够远，就会看见大的轮廓。自由和偶然是个中间距离的问题，是桩远近的事情。他理解吗？

差不多吧，欧根看看他的怀表，困倦地回答道。它走得不太准，但现在一定是介于凌晨 3 点半到 5 点之间。

但是，高斯双手按着发痛的腰，接着说道，概率的规则没有说服力。它们不是自然法则，可能出现例外。比如，出现像他这样智商的一名知识分子。无可否认常有笨蛋在赌博时赢到钱。有时他甚至猜测物理学原理也只有统计效果，允许例外：幽灵闪现或思想的传输。

欧根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。

这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说着，高斯闭上眼睛，又沉沉睡去。

他们于次日傍晚到达柏林。成千上万的小房子，没有中心没有秩序，纯粹是欧洲沼泽最多的地方的一座扩散的住宅区。它刚开始修建宏伟的建筑：一座大教堂，几座宫殿，一座用来展示洪堡的伟大考察结果的文物博物馆。

几年之后，欧根说道，这里将成为一座像罗马、巴黎或圣彼得堡一样的大都市。

绝对不会，高斯说道。讨厌的城市！

马车在很差的沥青路上颠簸。马儿被狗吠惊吓了两次，车轮三次在小道上几乎陷进烂泥里。他们的东道主住在帕克霍夫四号，在市中心，就在新博物馆工地背后。为了避免驶错方向，事先高斯用鹅毛细笔画了张很

详细的位置图。一定有人老远就看到了他们，报告了，因为他们刚驶进院子没多久，大门就打开来，四名男子向他们跑过来。

亚历山大·封·洪堡是位老先生，个子矮小、头发雪白。他身后跟着一位手拿打开的笔记本的秘书，一位穿着仆役制服的男仆和一名满脸络腮胡、抱着个装有一只木盒子的支架的年轻人。他们好像都演示过似的，摆好姿势。洪堡向马车门伸出双臂。

毫无反应。

车内传出急促的话语声。不，有人叫道，不！一声闷响，然后是第三次：不！好一阵毫无动静。

车门终于打开了，高斯小心翼翼地下来。当洪堡抓住他的肩，大喊不胜荣幸，说这一刻对于德国、科学和对于他本人是多么伟大的瞬间时，他吓得直后退。

秘书记录，木盒子后面的那人低声叫道：准备！

洪堡凝固了。这位是达盖尔先生，他嘴唇未动地低语道，是他的一位被保护人，他摆弄那台仪器，将瞬间摄录在一层感光的碘化银上，把这一刻从稍纵即逝的时间那里救出。请千万别动！

高斯说他想回家。

一会儿就好，洪堡低语道，十五分钟左右。已经相当进步了，不久前时间要长得多，最初试验时他认为他的背会受不了。高斯想挣脱，可那位小老头力气惊人地抓紧他，咕哝道：去报告国王！仆人一听就跑走了。然后，可能是因为他脑子里刚好想到了：请记录，检查在瓦奈门德养殖海豹的可能性，条件似乎有利，明天向我报

告！秘书记录。

直到这时欧根才一瘸一拐地跨下马车，为他们到得这么晚表示道歉。

这里没有什么早或晚的，洪堡含糊地说道。这里只有工作，会干完的。幸好还有灯光。别动！

一名警察走进大院，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。

洪堡抿紧嘴唇低声叫等等，他会解释一切的！

警察说没什么好解释的，这是聚众闹事。他们要么立即散开，要么他就公事公办。

洪堡说他是宫廷总管。

什么？警察向前侧过身来。

宫廷总管，洪堡的秘书重复道。宫廷成员。

摄像的达盖尔要求警察从取景框中消失。

警察皱着眉退回去。第一，他说，人人都可以这么讲，第二，禁止集会适用于所有人。那一位，他指着欧根，显然是个大学生。这事会特别棘手。

秘书说，他要是不立即离开，就会遇上他自己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
你不能这样对一位官员讲话，警察犹豫地说，他给他们五分钟时间。

这可能会成为一张历史性的照片，洪堡抿着嘴唇低声道。

高斯呻吟着挣脱开来。

哎呀不要动，洪堡叫道。

达盖尔直跺脚，这下机会一去不复返了！

跟其他所有机会一样，高斯平静地说道。跟其他所

有机会一样。

果然：当天夜里，当高斯在隔壁房间大声打鼾，大得整座房子都能听到时，洪堡用显微镜检查曝光的铜板，他在上面什么都认不出来。好一阵之后他才感觉从中看出了一团貌似幽灵的混乱轮廓，某种像水下风景似的朦胧画图。中间有一只手，三只鞋，一个肩，一件制服卷起的衣袖和一只耳朵的下部。真是这样吗？他叹息着将那块板扔出窗外，听到它“嘭”一声落在大院的地面上，转眼就将它忘记了，就像忘记他没能做成的一切一样。

海 洋

亚历山大·封·洪堡因为他二十五年前在热带的一次科学考察而蜚声全欧洲。他到过新西班牙，新格拉纳达，新巴塞罗那，新安达卢西亚群岛和美国，发现了连接奥里诺科河和亚马逊河的自然运河，攀登过已知世界上最高的山峰，收集了数千种植物和数百种动物，有的是活的，大多数是死的，同鹦鹉讲过话，挖掘过尸体，测量过途中的每条河流每座山丘每座湖泊，钻进过每一个可以钻的洞窟，品尝的浆果、攀爬的树多得任谁都想象不到。

他是两兄弟中的弟弟。他们的父亲是位富裕的下等贵族，很早就去世了。他母亲专门向歌德请教过她该如何教育她的儿子们。

歌德回答说，一对兄弟，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人类奋斗的多样性，使大量行动和享受的可能性成为最典范的现实，这实际上是一场戏，能赋予思想以希望，赋予精神一些思考。

没有人理解这句话。母亲不理解，她的大管家孔特，一位大耳朵瘦子，也不理解。孔特最后说道，按他的理解，这是一种试验。要将其中一位教育成从事文化工作的人，将另一个教育成从事科学工作的人。

那么将谁教育成什么呢？

孔特沉吟着。然后他耸耸肩，提议掷硬币。

十五名薪水丰厚的专家为兄弟俩举办具有大学水准的讲座。教弟弟化学、物理、数学，教哥哥语言和文学，两人都学希腊语、拉丁语和哲学。一天十二小时，天天如此，没有休息和假期。

弟弟亚历山大沉默寡言，体质虚弱，做什么事都需要鼓励，成绩只达到中等。一旦可以自由行事，他就去森林里漫游，搜集昆虫，按自己想出的体系整理它们。九岁时他仿造本雅明·弗兰克林发明的避雷器，将它固定在他们在首都附近居住的宫殿屋顶上。那是德国的第二只避雷器，另一只安装在哥廷根的物理学教授利希滕贝格的屋顶上。只有这两个地方能不怕被人们拆掉。

哥哥的形象像个天使。他能像诗人一样慷慨激昂，很早就给国内最有名的人写早慧的书信。谁遇见他都会兴奋不已。他十三岁时就掌握两门语言，十四岁时掌握四门，十五岁时掌握七门。他从未受过处罚，谁也记不得他曾经做错过什么事。他同英国公使畅谈贸易政策，同法国公使谈暴动的危险。有一回他将弟弟关进一个偏僻房间的一张橱里。当一位仆人第二天发现小家伙晕倒在那里时，他声称是他自己关进去的；他知道无人会相信真相的。另一回弟弟在他的饭菜里发现了白色粉末。他掌握的化学知识足以让他认出那是老鼠药。他双手哆嗦着推开盘子。哥哥神秘莫测的浅色眼睛从桌子另一侧赞许地盯着他。

哥哥和弟弟谁也不否认宫殿里闹鬼。这不是什么

引起轰动的事情，只是空洞走廊里的脚步声，不知哪里来的孩子哭声，有时是个幽灵似的先生在沙哑地请求买他的鞋带、玩具小磁铁或一杯柠檬汁。但比这些鬼怪更恐怖的是有关它们的故事：孔特给两个男孩子阅读描写僧侣、敞开的坟墓、从地下伸出的手、地下世界酿制的琼浆和死人对惊恐的听众讲话的降神会的图书。这些书正在流行，还很新鲜。什么方法都治不了恐惧，孔特解释说，这是必要的，接触黑暗是成长的一部分，谁不了解玄学的恐惧，就永远成不了一名德国男子汉。有一回他们接触了疯子阿吉雷的故事，他阴谋推翻了他的国王，自封为皇帝。在一次空前的噩梦般的旅行中，他率领手下沿着奥里诺科河行驶，河畔的低矮灌木密密麻麻，让他们无法上岸。鸟儿用业已灭绝的语言啼鸣，人们抬首张望时，天空投映出那些其建筑表明它们的建造者不是人类的城市。几乎还未有研究人员涉足过这个地区，也没有一张可靠的地图。

弟弟说他会去的。他会去那里的。

肯定的，哥哥回答道。

他是当真的！

哥哥说他明白，并喊来一位仆人作证。记录下这一刻，他说有一天这会让人高兴的。

教他们物理和哲学的是马库斯·赫茨，伊曼努埃尔·康德最心爱的学生和以美貌著称的亨丽特的丈夫。他将两种物质倒进一只玻璃罐：那液体略一迟疑，刹那间变了颜色。他让氧气从一根小管子里流出，将火苗举在管子口，火焰“呼”地蹿起。半克，他说道，火焰十二厘

米高。尽管这些东西吓人，但测量它们是个好主意。

上流社会的人们每星期在亨丽特的沙龙里聚会一次，谈论上帝和他们的感情，流几滴眼泪，相互写信，自称君子。谁也记不得是谁想出君子这个名称来的。他们的交谈对外保密；但认真详细地告诉其他君子自己内心里发生的一切。如果内心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得杜撰点东西出来。两兄弟是年龄最小的。孔特说这也是必要的，他们一次聚会都不能错过。这是在养心。他特别鼓励他们给亨丽特写信。年轻时不体验感伤文化会给将来造成不好的后果。当然，每封信都得先拿给他看。不出所料，哥哥的信写得更好。

亨丽特以一种缺乏自信的儿童字迹礼貌而严肃地回复他们。她本人才十九岁。弟弟赠给她的一本书未经阅读就被退了回来：拉梅特里^②的《人是机器》。这本书是禁书，一本可恶的宣传异端思想的小册子。她连打开它的勇气都没有。

这让他感到遗憾，弟弟对哥哥说道。这本书很出色。作者严肃地认为：人是一台机器，一个技艺高度娴熟的自动表演的支架。

而且没有灵魂，哥哥回答道。他们穿过宫殿的园林；穿过薄雪覆盖着枯树丛。

不，弟弟反驳道。人有灵魂。人有预感和对距离和美的诗意的直觉。但这颗灵魂本身只是机器的一部分，尽管是最复杂的部分。他在思考这是否符合真相。

② 生于1709年，卒于1751年，法国思想家，物质主义思想创始人。